

抗敵鋤奸劇本之一

狗馬春秋與除奸

第三戰區
司令長官司令部
政治部編印

庚37
19

MG
I 234.6
349

狗馬春秋

人物：

汪精衛

褚民誼

陳璧君

陳濟成——上海中學校長

丁默邨

西尾壽造——華中派遣軍總司令

唐有王夫人——歐陽立徽

梁鴻志——維新政府代表

王克敏——臨時政府代表

衛工一人



(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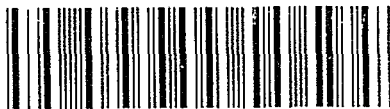
討

汪

精

衛

劇



3 1761 4010 5

書 館

LIBRARY

NANKING

地點：

上海愚園路汪逆的秘密機關中

時間：

十月初旬

開會時，汪精衛，褚民誼，梁鴻志，王克敏四人在場，時三巨頭會議剛剛開完，似乎已經成僵局了。

褚：克敏先生，大家別發氣，我們再來談一談如何？這也不是汪先生一個人的事，問題雖然很複雜，不過只要我們能夠捐除成見，總有辦法解決的。（向梁）鴻志先生，是不是？

梁：褚先生的話固然不錯，不過說到「捐除成見」，這就很難講了，我們同汪先生是初次合作，有什麼成見可說呢？要說有成見，這成見也決不在我同克敏先生，這一點，希望能得到汪先生的諒解。

汪：你二位的意思，我當然明白，不過目前財政基礎還沒有穩定，這是事實，「臨時政府」同「維新政府」兩邊的收入，差不多全是間接稅，現在就維持這兩個政府已經相當困難，假如再成立一個「新中央政府」，這筆行政費就絕對沒有辦法，所以爲大局着想，暫時取消「臨時政府」和「維新政府」，建立一個「新中央政府」，實在是目前渡難關的唯一辦法。

王：好了好了，汪先生，你口口聲聲要建立「新中央政府」，既然是有西尾總司令替你撐腰，我們當然不便反對。不過中國地方這麼大，單靠「中央政府」實在是鞭長莫及；所以爲各方面着想，「分治合作制」實在是最好的一個辦法。你建立你的「新中央政府」，梁院長還是梁院長的「維新政府」，我還是我的「臨時政府」，河水不犯井水，大家清清楚楚。

汪：那麼經費問題……：

王：這當然要汪先生自己去想辦法。我想，既然西尾總司令要支持汪

先生上台，這一點經費，該不會成什麼問題的吧？

汪：克敏先生要是這樣堅持，那我也沒有辦法，成立「新中央政府」

雖然我的願望，不過這也是西尾總司令的意思，大家既不願意幫忙，那我只有把這些困難報告給西尾總司令，請他處理好了。

王：對了，我並且還貢獻一點意見，最好就請西尾總司令直接向土肥原先生去談判，「臨時政府」雖然由我在主持，實際上是他在負責，一切只要他同意，我不成問題，我不成問題。

梁：不過恐怕土肥原先生也未必肯同意。

王：那是他們內部的事，我們就過問不着了。

褚：王先生，梁先生，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汪先生當外人看，汪先生爲什麼離開重慶？汪先生爲什麼要建新政權？還不是爲了求和平，爲了救中國麼？王先生同梁先生爲什麼肯出來組織南北政府？也還不是爲了求和平，爲了救中國麼！大家的目的既然一樣，大家就等於是一家人，一家人就應該聯合起來，團結起來，認清我

們的敵人。我們的敵人是國民政府，我們一定要從各方面設法來推翻國民政府，國民政府一倒台，我們就都有辦法，否則，我想「臨時政府」同「維新政府」的命運也未必能長久。

王：算了，算了，這些漂亮話不必談了，汪先生在沒有離開重慶的時候，罵我們是漢奸，罵我們是賣國賊，今天倒要同我們講聯合，講團結，汪先生，你不怕人家也罵你是漢奸，是賣國賊麼？哈哈！

汪：還沒有什麼可笑，我一向就是這樣作風，這叫作此一時，彼一時。一個政治家的政見是可以隨時因環境的不同而改變的，這並不是矛盾。就以希特勒來說，他一向是反對共產主義的，可是現在他居然同蘇聯握起手來了，他甚至於肯把他的那本著作「我的奮鬥」，當中所有罵共產黨的話都刪掉了，這種精神是偉大的，值得我們仿效的。

王：那麼汪先生的意思，承認自己也是當了漢奸了，不過從前以為當

漢奸要不得，現在覺得當漢奸也沒有什麼不好，是不是？

汪：（大窘）這……：

王：那麼就老實對汪先生說了吧，過去在你們眼睛裏，我們是北洋派，我們是反動份子，結果我們是被打倒了。現在我們出來組織「政府」，雖然有人認爲是漢奸行爲，可是我們究竟有機會可以去打倒從前打倒我們的人了。

汪：（竭力討好，以冀挽回僵局）我也是這意思，我離開重慶，就是因爲共產黨反對我，他們反對我主和。好，他們越反對我，我越要主和，所以我跑出來了。在我也是一種報復的意思。

王：汪先生的路是走得對的，可是汪先生你忘記了一點。

汪：那一點？

王：（極盡譏諷之能事）汪先生過去罵我們是漢奸，現在汪先生居然也願意來同我們合夥了，不過我們當漢奸當得早一點，俗話說得好：「先進廟門三日大」，我們是老漢奸，你們是新漢奸。

汪：（惱羞成怒）這不像話，不像話！

褚：（出來打圓場）王先生，有話好商量的，不要紅臉，被外人知道了，倒笑我們事情還沒有成功，已經起了內鬨。我想汪先生即使組織「新政府」，也斷沒有把各位撇開的道理。這兩年來，多虧王先生跟梁先生兩位的努力，才把華北華中「秩序」維持起來，將來的新政府當然還得借重大家，汪先生不能唱獨腳戲呀！

梁：聽說汪先生的新政府要實行「黨治」，這一點我們也不能同意，我們過去就是被國民黨打倒了的，現在我們……

汪：不，不，我主張「黨治」，是真正國民黨的黨治，總理的三民主義，有一部份固然是至理名言，但也有一部分與現在的環境不大相合，需要加以修改，只要把這一部分改正了，就沒有問題。我現在所提倡的國民黨與過去的完全不同，非但不會打倒諸位，而且非常歡迎各位來參加。

梁：克敏先生，你以為怎樣？

褚：克敏先生當然是贊成的。

王：我贊成「自治」，自己管自己的事情，別的我不知道。

汪：關於黨的問題，本人還有一點補充說明，克敏先生跟鴻志先生都不是外人，我可以很坦白的表示，我既然反對國民政府，當然就服從日本政府。日本政府是主張反共的，我當然也要反共。因此我一定要成立一個國民黨來打擊共產黨，不過將來如果日本政府改變了策略，或者竟然步德國的後塵同蘇聯締結了互不侵犯條約，那麼我們也可以隨機應變，那時候，說不定我們就取消國民黨。這些都是小事，好商量的。

（桌上電話鈴響）

褚：（接電話）喂！那裏，默郵麼？我是民誼呀！……唔，在這裏，……怎麼？領不到？……喔！喔！……那怎麼辦呢？……呀？好吧！（掛上電話）汪先生糟糕糟糕，默郵來電話，說他去領九月份的活動費，沒有領到，原定每月四百萬。從九月份起，

說是最多只能發五十萬塊了。

注：什麼？過去每月四百萬，我們還覺得不够支配呢。這月要是只發五十萬，那怎麼辦呢？你沒有問他，這是誰的意思？

褚：他說這是西尾總司令的意思。

（王梁二逆在旁竊笑）

注：這簡直是開我的玩笑！這四百萬的數目是我上次在東京同平沼先生談好了的。他答應在「新中央政府」成立以前，每月供給我們這些活動費。現在「新中央政府」馬上就可以實現了，爲什麼從九月份起，就減少這許多呢？這簡直開玩笑，開玩笑！

王：抱歉得很，汪先生，我們要走了，後會有期，祝你好好的幹吧。

梁：汪先生，祝你努力，我們能够幫忙的地方，一定幫忙，再會再會。

。（起身要走）

褚：王先生，梁先生，我們再商量商量。

王：對不起，你們自己先商量商量吧！（與梁同下）

褚：這……這這怎麼辦呢？

汪：民誼，先不要着急，我想這消息不一定靠得住，等我見了西尾總司令再說。不會的，決不會的！

（陳璧君從裏面的房間裏出來）

陳：噢！王代表同梁代表都走了麼？怎麼？說得還順利麼？

褚：汪夫人，簡直糟糕透了，剛才默郵來電話，說從九月份起，我們的活動費減少了三百五十萬。

陳：那可怎麼好？上一月黨員方面的津貼都還沒有發，連汪先生衛隊的餉還欠着呢！那怎麼得了呀？

汪：我想或許不至於，組織一新中央政府一本來是東京方面的意思。那次我同平沼先生談判的時候，這筆活動費就是重要條件之一，他當時滿口答應，而且我們也已經領了好幾個月了，自從八月裏召集了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之後，我們的工作進行得非常順利，聽說東京方面更是滿意，怎麼忽然會……

陳：是呀！最近這幾個月來，我們的工作做得很不錯呀！輿論界方面，僑文匯報，譯報，國際日報，都已經收買過來了。有的雖然還沒有買過來，可是自從把大美晚報的朱惺公幹掉以後，也沒有人再敢公然在報上反對「和平運動」，教育界方面，更不必說，文人的胆子最小，大家鑒於吳志齋壽海帆兩個屈死鬼的榜樣，誰也不敢說個「不」字，連修改教科書這樣的事都做到了，還要怎麼樣？

褚：所以前途確是很光明，很樂觀的。

陳：就是說到對外方面，我已經計算過了，「新中央政府」成立以後，在國際方面，起碼有十個國家可以承認我們的。

褚：喔，有這麼許多麼？

陳：怎麼沒有呢？讓我算給你聽，德國，意國，捷克，阿比西尼亞……

汪：捷克同阿比西尼亞都已經亡國了，怎麼算得呢？

陳：管牠亡了沒有，反正牠過去總是一個獨立國家，還有西班牙，日

本，還有滿洲國，還有臨時政府，維新政府……還有……

汪：得了，得了，現在問題就在臨時政府同維新政府。

陳：怎麼？難道怕王代表和梁代表將來不肯承認麼？

褚：汪夫人，且慢談將來吧，現在他們就不肯承認！他們反對汪先生成立「新中央政府」，剛才話說得好難聽呢！

陳：這羣舊官僚真是受不得，只知道爲自己的利益打算盤，連一點點國家觀念都沒有，說句老實話，汪先生跟他們合作，真是看得起他們！

褚：誰說不是呢？他們就不受這抬舉啊！

陳：那麼怎麼辦呢？

（外面有女人吵鬧聲：「爲什麼不讓我進去」？）

汪：誰？外面這麼吵鬧？

褚：我去看看。（外面繼續吵鬧）

陳：問題要是這麼多，「新中央政府」倒真要成問題了。

汪：我們所走的路，不但還沒有走到一半，而且剛剛是出發點，我們的希望和目的愈大，我們的困難同威脅也就愈大，但是這決不能使我灰心！

（外面的女人聲愈吵愈近了，褚慌忙跑進來。）

汪：是誰，在外邊這麼吵鬧？

褚：唐夫人來了。

汪：那位唐夫人？

褚：唐有王夫人。

陳：她來作什麼？

褚：沒有說，她就說要見汪先生。

唐：（一壁吵着，一壁闖進來）憑什麼不讓我進來？憑什麼不讓我進來？（進門）汪先生，你同我擺什麼臭架子？

汪：喔，唐夫人，對不起，他們不知道是你。

陳：唐夫人，好久不見，我正想去找你談談，你今天來，好極了，請坐，請坐！

唐：哼！你們不要想昏了，以為有王死了，我一個女人，就好利用，就好欺負！對不起，（從皮包裹拿出一疊鈔票丟在桌上）這一千塊錢還你們！（又掏出一張印刷品來）這名字，我也不能簽！你們想拿一千塊來要我簽一個名字，辦不到，我不能這樣沒有人格！這樣不要臉！

注：唐夫人請你不要誤會，這一千塊錢是我個人對於唐夫人的一點敬意。有壬兄在的時候，我們都是兄弟一樣的朋友，現在這一點小意思，實在是應該的。至於簽名的事，不過是希望唐夫人為國家前途着想，同情我們的和平運動，唐夫人肯簽一個名，對於婦女界影響是很大的。

褚：是的，完全是借重唐夫人的意思。

唐：什麼「借重」？你們黨漢奸不夠，還要拉別人下水，真不知道你

們是什麼心肝！國家在這危急存亡的時候，前線幾百萬的抗戰將士正在英勇抗戰，戰區的民衆正在慘痛呻吟，後方的同胞正在艱苦支持，這些事實，就是外國人也都受感動，同情我們；你們身居政府要職的，不想圖報，反而背叛黨國，你們想一想，這樣的行爲，你們怎麼對得起全國同胞？怎麼對得起後世子孫？

注：唐夫人不必火氣，國家大事不是意氣用事可以解決得了的。一個國家的目的在於生存獨立，和戰不過是達到這目的的一種手段。到不得不戰的時候，就戰；中日兩國，明明白白的擺在面前，戰爭兩傷，和平則共存，那麼爲什麼就不和呢？

唐：難道你不知道，敵人的所謂和平，是什麼意思麼？什麼東亞新秩序，換句話說不就是要中國束手等死麼？還意思就連三歲小孩子都明白，是敵人打到我們中國來的，不是我們打到敵人那兒去的，敵人要和平，他停止進攻好了，他撤兵好了。要你們這孤羣狗黨忙些什麼？

陳：（忍不住了）唐夫人，你不能這樣侮辱汪先生。因為日本政府不要國民政府作對手，同時國民政府也不與日本政府講和，所以汪先生才萬不得已出來做日本的對手。

褚：一點不錯，要安定東亞和平，是非汪先生出來做對手不可的。

唐：什麼東亞和平，還不是要我們世世代代去做敵人的牛馬？還不是要我們子子孫孫去做敵人的奴隸？你們難道沒有看見所謂「王道樂土」的「滿洲」麼？我們東北三千萬同胞，除了敵人的奴化毒化以外，試問我們能自由，我們的一切財產，我們的一切生命保障，那一樣不是被他們剝奪完了？再看看現在所有的戰區裏面，成千成萬的我們的同胞正在遭受敵人的姦淫，殺戮，焚燒，劫奪，這許多非人的生活，不就是敵人所說的和平結果麼？難道你：

.....

汪：唐夫人，你聽我說：.....

唐：你不必再說了，汪先生，你的一番理論我已經聽膩了。總而言之

，不管你是打什麼主意，你總不能抹煞事實，中日兩國六七十年以來，一直是日本侵略中國，我們一再退讓，讓到讓無可讓，忍無可忍，才起來抵抗的。這不要說國軍有守土保民的責任，就是一般國民，也不能眼睜睜看着自己的妻兒老小，被敵人欺凌；看着自己的田廬墳墓被人毀滅；所以自動募捐，當兵，買槍砲，來保衛家鄉，這不是事實麼？兩年多以來幾百萬的忠勇將士，在前方的冒着砲火，與敵人浴血奮鬥；在後方的，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無論文化方面，生產方面，都在那裏努力流汗，這些不都是事實麼？汪先生，你過去在黨在國都曾經過一番歷史，國家待你也不薄，爲什麼在舉國一致，主張抗戰的時候，你偏偏就要違背良心，做出這樣不顧國家民族的事情來！汪夫人褚先生，你們都是汪先生多年的同志，無論在公在私，都有勸阻汪先生的責任，你們爲什麼讓他這樣任性？爲什麼由他這樣一意孤行？這不比過去國內戰，這是賣國的行爲呀！我是一個女人，我的能力很薄弱

，不過因爲有王在世的時候，大家都是朋友，我不忍看大家這樣毀滅，當我剛才接到你們寄我的宣言，說你們最近就要在南京成立偽政府，要我簽名擁護你們的時候，我真憤恨極了，我恨不得把你們一個個都宰了！但是我不能，我沒有這力量，所以我只好趕來找你們，人家都罵你們是漢奸，是賣國賊，我不忍這樣，我們都是同樣的中國人，都是黃帝的子孫，我想人心都是一樣的，你們或者是因爲一時的意氣，或者是因爲一時的誤會，或者是因爲一念之差，以致造成了這樣一個天大的錯誤。現在只要能承認自己過去錯，挽回大局還不是絕對沒有辦法，現在在你們的偽組織還沒有成立，悔悟還來得及的。汪先生，你要顧念到整個國家的前途，你要顧念到四萬萬五千萬的民衆，你總知道，違反民衆的人永遠是失敗的。

汪：唐夫人，在私人的友誼上，我感謝你的好意。不過我不能不告訴唐夫人，我出來組織新政府，倒不見得是我一意孤行，這正是民

意。報紙上的輿論，你總看得見的，教育界文化界的人都是知識份子，他們也都贊成和平運動，其他的民衆團體更不必說，這些都是事實，唐夫人，難道不知道？

唐：你的把戲，誰還不知道？這幾個月來，打報館，佔學校，綁票，暗殺，把整個上海都快鬧翻了，能瞞得了誰？這種自欺欺人的話，虧你有臉皮說得出！

汪：（忍無可忍了）唐夫人，說話留點分寸，你不要忘了你是在誰的面前講話！

唐：哼！在誰的面前講話？難道我還沒有弄清楚麼？告訴你。你這種行爲，對黨爲不忠，對國家爲不義，對同志同胞爲不信，對祖宗父母爲不孝，我就是在一一個不忠、不義、不信、不孝的汪精衛面前講話！

汪：住嘴！我今天要不是顧念過去有壬兄的交情，看我怎麼對付你！

唐：對付我？哼！我要是怕你對付，我今天也不來了，你這個無恥的

漢奸，你們這些狗東西！（把桌上的一千塊錢摔到他們臉上）
這些錢還你們，留給你們自己買棺材用去！

汪：把她拉出去！來人哪！

（一衛士由外入，褚民誼推拉，唐罵不絕口，被拖了出去。）

褚：（勸慰）汪先生，不必生氣！犯不上跟這穩人一般見識。（檢鈔票）

陳：太豈有此理了！天下竟有這種不講禮的女人！昨天你們要寄宣言給她，我就不贊成，憑她這樣一個女人，有什麼力量！（看見褚民誼把鈔票檢起，正要放到口袋裏去）這一千塊錢不要，我要！
真是狗咬呂洞賓！

（丁默邨匆匆由外入）

丁：汪先生沒有出門，好極了，現在事情真有點棘手，剛才我在電話裏報告的消息，汪先生已經知道了吧？

汪：默邨，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丁：據說原因是爲了這幾天在湘北，我們接連吃了幾個敗仗，西尾總司令非常震怒，他認爲我們在軍事方面對他們毫無幫助，說我們徒然消耗他們的金錢，不但在國際沒有發生一點影響，就是對重慶政府也沒有發生什麼打擊的作用。

褚：這不能成個理由呀！湘北的戰事失利，這是他們軍事當局的責任，本來不關我們的事，至於國際上的影響，在新政府沒有成立以前，本來是說不上的。

丁：（手裏拿着一份報紙）還有，他看見每天報紙上連篇累幅的學校啓事廣告，都是表明態度，不願附和我們。他認爲我們沒有羣衆，也就沒有力量。

陳：默邨，這應該是你負責的！

丁：汪夫人，我可能做的差不多都做了。錢也花得不少了，警告信也發得不少了，可是他們有一部份人真不怕死，你叫我有什麼辦法

！最叫我生氣的是陳濟成，就是上海中學的校長，他本來已經加入了我們的組織的，今天忽然在報上登了一個啓事，汪先生你看，他雖然沒有明白表示脫離我們，可是他的態度非常消極，這是最要不得的，我想非嚴厲對付他一下不可！

汪：你看怎麼辦？

丁：我剛才一看到啓事之後，就立刻去找到了他逼着他跟我來了，現在我叫他在外邊會客室裏等着。請汪先生先問問他，看他是什麼意思。

汪：好，叫他進來吧。（褚按鈴）

丁：新聞界方面，我已經辦得差不多了。明天除了我們的中華日報之外，有五家報紙的社論也都是擁護汪先生上台的。其他的報紙，雖然還不能跟我們一致行動，但是也絕對不會有反對的表示。（衛士上）

褚：到外邊會客室裏請陳先生進來。（衛士下）

陳：現在日子愈來愈近了，今天是二號，離雙十節只有八天，所有的問題都非得在這八天裏解決不可。

褚：問題實在太多了，首先是經費問題，其次是「臨時政府」同一「維新政府」的態度問題，汪夫人，我們來具體的計劃一下，如何？八天的時間，只要大家拚命努力，我想還來得及的。

陳：好的，我們去計劃計劃看。（同下）

汪：事情會這樣棘手，真非我初料所及。

（陳濟成自外入）

汪：汪先生，你找我有什麼事麼？

汪：今天我在報上看到你的啓事，說你因病辭了上海中學校長的職務，並且態度有點消極，是真的麼？

濟：汪先生，請你原諒我，這兩個月來，我真是痛苦極了，這是我有生以來所不曾遭遇過的，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說法。我只求求你，汪先生，你放了我吧！

汪：陳先生，你這是什麼意思？

濟：我辦理上海中學已經有十六年了，在這十六年裏面，我不知道花了多少心血，費了多少精神，學生一天比一天增多，校舍也一天比一天擴充，到今天，居然能够有三千多個學生，汪先生，你知道這不是容易的。但，想不到這一學期，開學不久，因為參加了汪先生的組織，我的學生就提出「離校運動」來了，三千多個學生，陸陸續續的走，到今天為止只剩下三分之一都不到了，我能眼看學校這樣下去麼？我沒有法子，曾經召集了一次學生，叫他們安心讀書，但是，汪先生，你萬萬想不到的，他們竟然當面罵我是漢奸，罵我是漢奸，我精神上受的打擊實在太大了。至於物質上的損失，更不要說了，走了兩千多學生，半年的學費就是十二萬哪！汪先生你想想，十二萬哪，這個損失我受不了，我會經請求汪先生，請汪先生補助我一點，汪先生說這絕對辦不到，說我既然加入了本黨，受一點犧牲也是應該的。

丁：是的，陳先生這一次，經濟方面確是有相當的損失，在理本黨應該給以補助的，不過陳先生的參加本黨完全是他自動的，並不是我們去拉來的，他們加入本黨可以說完全是信仰我們的和平主張。所以陳先生的損失，也可以說是爲了國家而犧牲，爲了「主義」而犧牲，爲了「國家」「主義」而犧牲身家性命的，還不知道有多少，這一點金錢損失，又算得了什麼？

濟：丁先生，說話是憑良心哪！你說我參加汪先生的組織是自動的麼？我過去既不是黨員，我也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政治活動。

汪：那你爲什麼要加入本黨呢？

濟：還不是爲了「特工總指揮部」的恐赫信麼？丁先生，你自己憑良心說吧，你是「特工總指揮部」的部長，你不寫信恐嚇我，威脅我，我會來找你麼？

丁：就說是「特工總指揮部」給過你信，那信裏也不過是警告你，不要反對汪先生，不要反對和平運動，並沒有強迫你來參加我們的

組織呀！

濟：不錯，這是我自己一時的錯誤。我以為這事情不會有人知道的，爲了保障自己生命的安全起見，就參加了你們的組織。

汪：陳先生參加本黨，不論你的動機怎麼樣，我們總是歡迎的。我們也並沒有虧負了陳先生，陳先生以初入本黨的資格，這次六全大會裏居然就被選爲本黨的候補監察委員，這就很對得起陳先生了。爲什麼現在又動搖了呢？

濟：我井不要當什麼委員，我井不要當什麼委員！汪先生，我只要你補償我那十二萬塊錢的學費，我受不了這麼大的損失！汪先生，你救救我，你救救我，你不還我這十二萬塊錢，我活不了的！

（衛士上）

衛士：總司令到。

丁：不好，西尾總司令來了！

汪：陳先生怎麼辦呢？

丁：裏面去躲一躲吧。陳先生，西尾總司令來了，請你裏面去，裏面去！

濟：不，不，汪先生，我的十二萬塊錢！十二萬塊錢！

丁：你先進去，別的話回頭再說。（推陳濟成進屋裏去）

（西尾上，汪趨前握手）

汪：總司令好，請坐。

西：請坐。

汪：關於「新中央政府」成立的事，王代表梁代表剛才已經來討論過了。原則上，他們非常贊同，問題就在經費上面。

西：是的，今天我想同汪先生來談的，也正是這個問題，照目前各方面的形勢來看，「新中央政府」的成立，似乎還有許多問題。

汪：總司令的意思是——我是說，縱然有許多問題，我們一定有方法可以解決的。

西：汪先生這種精神很好。過去你曾經是我們的敵人，而且是最大的

敵人之一，但是現在呢，在東亞和平的大局上，在中日親善的精神上，你的主張和我的策略不謀而合，我們的立場可以說完全是是一致的。因此我不能不替你的行動作聲援，我不能不用種種的方法來支持你。

汪：對於總司令愛護我的意思，非常感激。

西：我不喜歡王先生同梁先生他們，他們雖然也誠心誠意的肯跟日本政府合作。但是他們究竟是舊式的中國官僚，沒有主張，沒有見解，除了知道爭權奪利，巴結鑽營而外，唯一的長處，就是肯聽指揮，要他們怎麼做就怎麼做。至於汪先生你就不同了，你不但是一個政治家，而且是個思想家，不但是個實行家，而且是個理論家，尤其是你具有幾十年的革命歷史，在中國國民黨裏你佔着很高納地位，所以要求中日合作，你實在是我們唯一的一個對手。

汪：這是總司令的過獎，不過我們的確相信，沒有日本的援助，中國的革命就永不能成功，而且日本今後在東亞以及中國的優越地位

，就連中國人，也是不能否認的。

簡：但是，這一次我們的估計錯了，我們萬萬沒有想到，汪先生脫離政府這樣一件大事，對於我們的利益竟是這樣少。第一，重慶政府不但沒有受到一點打擊，而且他們的和平空氣反而因你的出走，漸漸的消失了。第二，在軍事方面。中國的軍人居然會沒有一個人響應你的和平主張，弄得你現在手下，連一兵一卒都沒有。此外，像黨的方面，經濟界方面，你的力量也都表現得非常微弱。

汪：不過這次的六全大會，成績倒還不錯，到的代表居然有兩百多呢！

簡：唔：名單我都看過了。到現在為止，你所找到的人，差不多都是些三四等以下的角色，這些雞零狗碎，牛頭馬面的東西，不但够不上黨部長，就連做司長的資格都怕有問題，像這樣的班底，不知道汪先生預備玩些什麼把戲。

汪：比較有資望的同志，有是有的，不過他們都在重慶，行動不能自由，不能設法來參加，過些時候，我一定會拉他們過來。

西：要是說在重慶的不能參加，那麼在上海的呢？無論在那一方面，好像攻擊你的人不少呢！

汪：這是因爲……

西：因爲你已沒有把握羣衆的能力了，我想！汪先生，你說是不是？

汪：唔：唔，是的，唔，不，不！

西：爲了這種種原因，所以「新中央政府」暫時緩些成立，倒比較好一點。照現在的情形看，即使成立起來，「新中央政府」對於恢復秩序的力量，是不是準能比目前佔領區裏的地方政府好，也是值得考慮的。

汪：總司令，「新中央政府」如舉不成立起來，那我們的許多同志還做些什麼呢？

西：沒有事，殷少作一點事好了！所以原定每月四百萬的活動費，也

不需要這麼多了，從九月份決定減少三百五十萬，每月撥五十萬塊，這一點錢給大家生活生活，大概也够了！

汪：這……這……這……（汪呆若木鷄，陳濟成突然從裏面跑出來，向汪跪求。）

濟：汪先生，救救我，救救我！我的十二萬塊錢！（向西）總司令，總司令，他欠我十二萬塊錢，他不還我，請你救救我！救救我！

西：去去（推之不去，以槍擊之，陳倒地死。）（大家都跑出來）

西：（問汪）還是什麼人？

汪：這是本黨的候補監察委員陳濟成。

西：汪先生，你看，這種瘋子似的也够當監察委員，難怪你不會成功了！（笑着出去）（大家面面相覷，汪昏到椅子上，大家叫「汪先生，汪先生」）（閉幕）

（馬彥祥作）

除奸

地點：浙東海濱的一角

時間：抗戰期中

人物：（以出場先後爲次序）

車夫——老李

漢奸

船夫甲——吳二

乙——吳三 } 兄弟倆

漁夫甲——大虎

乙

丙

丁

戊

佈景：在舞台的右側面，有一座大山，因為舞台地位的限制，祇能看
到山的一部份。山麓下，有一岩石矗立着，高度僅佔山之三分
之一；山上下有樹木草叢；山後更有一小路橫貫在舞台的前面
；這是到××處的一條必經之道，一邊是海灘，海灘上滿佈沙
石。在岩石的後方，現出了嶄巖的烟貞頂部，及桅桿，燈塔，
日本旗隨風飄舞着。向海的遠處望去：隱隱地現着許多山嶺，
因被晚霧籠罩住，看上去有些糊。

開幕：幕開時，舞台上寂靜無人，祇有節奏的海浪聲，被一陣陣的海
風吹送到岸上來。天空，泛出了金黃色的晚霞餘光，因為太陽
已快跌進山裏去了。片刻，祇聽見從山的那邊小路上，有轆轤
的車輪聲，由遠漸近。同時，在岩石的後方，有兩人坐着一隻
小船，正向岸靠攏。獨輪車，從山後推出。夜軍夫的背後，
跟着漢奸上。

車夫：（在岩石前停下堆滿貨物的獨輪車，拭着汗）唔，好遠的路！

漢奸：廿六里路算遠麼？好了現在總算到了，找隻小船送去就完事。

（這時船夫甲乙兩人捫齋魚網及魚簍等用具，走上岸來。）

漢奸：兩位朋友！能不能够帮我點忙，將這東西送一送？（指着獨輪車上堆着的那些物件）

船夫甲：（縮回脚步，回頭看了他一眼，又向那車上看過去。）你要我們給你送到那裏去？

船夫乙：（不待漢奸甲開口，搶先說），大哥！天快黑了，我們還是早點回家吃飯罷。（二人轉身欲去）

漢奸：（懇切地央求）兩位老大哥，請你們無論如何，都得幫我點忙，把我這些東西送到那邊船上去。

船夫甲：是那兒的船上？

漢奸：（指着海中的那隻日本軍艦）就……就是那隻兵船上。（面帶笑容）

船夫乙：那不是日本的兵船嗎？

漢奸：（才滑地）那不……是日本兵船（頓時換轉語氣）——是法國

的兵船。我有個朋友在那上面做事，託我將這些東西送給他的。

船夫乙：（故意地）朋友，你的朋友怎麼會到日本兵船上去做事呢？

這真奇怪了！那桅上明明掛着太陽旗，你怎麼說是法國兵船呢？

漢奸：（無言可答）……

船夫乙：（鄙視的態度）請你放明白點吧！慢說我們沒有功夫，就是

有功夫，我們也不願給你送的。

漢奸：（偏強地）不送就不送，說這些廢話幹嗎？

船夫乙：什麼廢話不廢話，我不願給你送，請你還是另找別人罷！（

轉身走了幾步）

漢奸：（又喊住）兩位朋友！我是有錢給你們的，又不是打你們的白

差，難道說連這點小忙都不肯幫嗎？

船夫甲：我們不要錢，我們沒有功夫。

船夫乙：（向船夫甲）大哥！別跟他多說了，我們走！（邊走邊說）

哼！他媽的！這傢伙恐怕不是好人。

漢奸：（乘機上前）站住！你在罵誰？！

船夫乙：（惡感地）你管我罵誰？——我罵那些不要臉的東西！

漢奸：誰不要臉？你說！你說！！

船夫乙：把東西偷偷地運給殘殺我們同胞的敵人，就是不要臉的東西！！

漢奸：（回頭叫車夫）老李：你站過來！他媽的！非得要開開他，誰不是好東西？誰不要臉？！！

船夫甲：噫！你這個人，怎麼像狗皮膏藥似的，一粘就粘上了！人家說過沒有功夫幫你送，難道你硬逼着人去不成！

船夫乙：（倔強地）老實告訴你：什麼地方我們都可送，只有那兵船上我們不願送！你去找不要臉的漢奸送罷！

漢奸：王八旦！（順手從腰中掬出手槍對住）你罵誰？

車夫：（攔住漢奸，向船夫甲、乙）兩位朋友，犯不着這個樣子。大

家都是自家人，有話好說！

船夫乙：誰跟你們是自家人！催媽的！真是不要臉！

漢奸：（威脅地）老李，讓開！（逼近船夫乙）你罵誰？你送不送？

船夫甲：（胆小地）莫怪，莫怪，先生，我們並非是罵你的，用不着

這樣生氣，我們給你送就是了。（屈服地向乙）老三！馬虎一點吧，我們就給他送去了。（向漢奸）先生：我們給你送。

船夫乙：（勉強地隨着船夫甲行動，內心裏抑壓着忿怒。）（這時車

夫將獨輪車推到岩石後方的海邊去，將車上的貨物都卸到那隻小船上（小船不見，祇有四人搬移的動作。）船撐開，划動，

漸遠，槳聲，隱沒……）

（少頃，海中又有一隻小船，向岸邊划來，船上隱約可以聽見有人談話的聲音，一忽兒，有五個漁夫，各自攜着漁具走上岸來。當他們正欲向左邊樹林中那條路上走去的時候，突然「砰！」的一聲槍響，接着喊「救命」的聲音，從海中傳來。大家

聞槍聲，都停住了腳。）

漁夫甲：（機警地）那兒打槍？（說着便跑上岩石去，向海中探望。

）你們快來看！哎喲！那個人給打落水裏去了！喂！你們看！快來看！

（漁夫甲乙丙丁一齊向海中探望）

漁夫乙：（向漁夫甲）大虎！你看那個人不是剛這兒游來了麼？

漁夫甲（走下岩石）是的。那個人是給打傷了的！

漁夫丙：把他救上來吧。

（天色漸暗。落日餘暉也已收去。漁夫們這時都走到岩石靠海
的近處——）

漁夫丁：對了，把他救上來，問問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漁夫戊：（燥急地）大虎：他游不動了，你快去用篙子將他拉上來！

漁夫乙：（憐憫地）我去我去！（迅速地捲起了褲腳）！大虎你把那
篙子遞給我，讓我下水去拉！

（漁夫乙下水，甲亦熱情地跟着去綰幫。）

漁夫乙：（將竹篙伸到海中）朋友，你再用力划幾下！捏緊了我這篙子……你捏緊了！大虎：你來相幫拉呀！

（漁夫甲、乙用力將水裏的人拉近，架上岸來。）

漁夫丙：（上蘭仔細一看）！唔！這不是吳二的兄弟——吳三麼？

船夫乙：（呻吟）謝謝，——你們！

漁夫丙：吳三！怎樣會被他們打得這個樣子？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漁夫甲：（同情地）唉！他傷得很重！

船夫乙：（按住創處呻吟，微聲地。）噫……那些強盜，真不講情

理，剛才那個跟車的，硬逼我們給他送……東西……到

日本兵船上去……（呻吟）起先，不肯幫他送，可是那傢伙

……（呻吟）便用手槍對住我，怕我二哥怕惹事，便就答應了

，將那些東西都送到船上去，想不到走到半路……（略停）！

！噫……噫……啊——！啣——（痛劇）

漁夫乙：這些雜種，真不講理！

漁夫乙：（向大家）你們看！吳三傷得這樣重，我們趕快抬到樹林裏避風一點的地方去罷。等會兒，那跟車的傢伙轉來，我們得問問他，要是他答話不對，就跟他算賬。

（漁夫丙、戊將船夫乙架向左邊樹林中路口走去。）

船夫乙：（呻吟地）那些強盜呀……那些日本的狗……

漁夫乙：聽吳三的口氣，那跟車的恐怕不是好人！

漁夫甲：那兒會是好入呢！如果那傢伙是一個好人，還會送東西給日本人嗎？

漁夫丁：（若有所思地）對了，那傢伙一定不是好人！昨兒上村劉太爺家裏，來了縣裏的差人，將他的姪兒抓了去，不是說因為他送東西給日本人麼？

漁夫甲：（驚奇地）怎麼！劉老太爺的姪兒怎樣會被抓去？我看他決不會做這樣犯法的事罷！

漁夫丁：那有什麼不會呢？人一黑了良心，就什麼也想得出，幹得到！祇要日本人有錢給他，他便就和日本私下勾通，將桐油，茶葉，偷偷地運出去，賣給日本人。據說，日本人和我們打了兩年多的仗，現在槍彈，砲火都用得差不多了，所以就利用那些漢奸，專門收買我們值錢的東西，運到外國去換軍火，好來殺我們中國人。

漁夫乙：（長嘆）唉！！！那就難怪了；上個月，聽說縣裏還貼了告示哩。

漁夫甲：那告示怎麼說？

漁夫乙：告示上說：桐油，茶葉，還有絲繭，這幾樣東西，都是很值錢的，每年可以運到外國去賣，換着很多的錢，可以換得很多的飛機大炮機關槍，所以這幾種東西，都是很寶貴的！希望我們老百姓不要把這些東西偷給日本人；免得鬼子們拿去換了飛機來擲炸彈，炸死我們中國人！（稍停）縣裏現在對於這些東

西查禁得很嚴，要是沒有執照，查出了就要送去吃官司，當做漢奸定罪罰。

（月亮漸高。海灘上一片灰白色。此時，由海中又划過來一隻小船將要靠岸。）

漁夫甲：（機警地）你們看！那邊划過一隻船來了。大概就是那打吳三的傢伙！

（大家凝目注視）

漁夫乙：他媽的！一定得問問他，要是果然是他的話，非得跟他算賬不可！我們一齊上前去罷。

（這時小船已靠岸，跳下一個人）

漢奸：（走上岸來，指揮着船夫甲）快點將東西搬下來！

船夫乙：（勇敢地走近漢奸）朋友：你這船裝的是什麼東西？

漢奸：裝的是布，你問幹嗎？

漁夫甲：（逼近漢奸）我們要問，你這布是從那裏運來的？

漢奸：你們問了幹嗎？管你們什麼鳥事！

漁夫乙：莫跟他多講，搜他身上。（說着，將漢奸抱住，使他不及掏出手槍）

船夫甲：（聽出大虎的響音，狂喜）大虎！大虎！是你們麼，好啦！莫放了他，他把我家老三用槍打落在海裏去了，莫放他，莫放他！

漁夫丙：啊，是吳二啦！吳二，你家老三已經由我們救起來了，在樹林裏的避風地方躺着。

船夫甲：快快帶我去看看，沒有危險罷，沒得危……（說着向樹林的方面走）

漁夫乙：吳二，莫忙，莫忙，你先告訴我們，吳三是不是被他開槍打的（指着漢奸），船上的布巾那裏裝夾？

船夫甲：就是他開的槍，布是由日本兵船上裝來的，（向漁夫丙）快引我去看我家人吳三呀！（漁夫丙同下）

漢奸：（悼悚無語）

漁夫甲：（先在漢奸外衣袋裏搜查了一番，摸出一根手槍，和許多零碎的東西：皮夾、烟盒、火柴之類。最後，從皮夾裏搜出了一封信，向乙。）喂！你來看看，這是一封什麼信？

漁夫乙：（走攏去，接過那封信，讀着。）什麼？「煩交……火神橋……上村，劉老先生……」（再拆看裏頁，繼續讀着。）「茲着人送上花標布五十四，請點收。茶葉三十篋已收到，望再續運。大日本……」（緊捏了那封信，更嚴厲地對着漢奸。）他媽的！我說你不是好東西，你還要裝腔！（轉身對漁夫們）朋友們！這是漢奸！偷賣茶葉給日本人的就是這些不要臉的混蛋！上村劉老太爺就是他們的頭子！現在漢奸的證據已經有了！（高舉着右手，揚着那封信。）我們應該怎樣安置他！

漁夫甲：送縣罷，送縣，送到縣裏去辦。

漁夫乙丁戊（同聲）好，送縣罷！

漁夫乙：（同丁）拿根繩子來，把他捆起！

船夫甲：（與漁夫丙同上，大哭）。狗雜種，把我家吳三打死了，打死了，啊，狗……

漁夫乙：吳二不用哭了，我們把這兇手送到縣裏去辦罷，他是通敵的漢奸，又是殺人的兇手，定會要他的狗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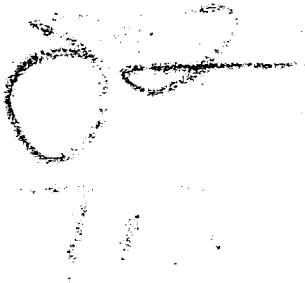
船夫甲：送縣？送一縣？（帶着哀慟與激怒的神情）老子非和他拚命了不可！非和他拚了不……（猛力一拳打在漢奸的臉上，又舉手要打第二下）

漁夫乙：好罷，兄弟們，漢奸的證據都已有了，我們不把他送縣，就在這裏把他打死了罷，好不好？

漁夫甲丙丁戊（同聲）好！好！就是這裏打死好了！（一擁而上，亂拳如雨點落在漢奸身上）

（幕在漢奸的慘叫與吳二的怒罵中急落。）

（夏野士 周 蘇合作）



161

KBC
G
234.6
49